





缺卷15-卷16

荆溪外紀卷之十七

邑人楚山沈

桐城沈氏
校編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記

後素河記

尹直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宜興邑之西有巨浸曰西九渺瀰踰舍許邑之山亭等八鄉暨隣邑溧陽所屬水道所必由公私商旅之舟子亂沿沂卒值風濤覆溺漂潰而群不逞輩又睚俟以乘其長焉前後有司智力鮮逮徒形諸慨甚或漠然不問竟之乃成化癸卯夏素侯以名進士再調來尹是邑不數月政布

民詣與問彰徹詢民咸苦有以西九告者惻然軫念躬臨
達觀之顧西九之南有古鶴鶴漫積淤成陸遺迹尚存其
東復有小河達縣城南惟中隔澗北土干兩村僅十里耳
因指示從者曰爲下必因川澤苟闢此成河上沂泝利淹
下達小河將不外去西九之害乎僉曰休哉遂具圖白諸
巡撫大司馬王公巡按御史張君郡守孫君皆遣官覆核
翕然如議時方季冬歲稔民隙侯即計徙庸辨高下其最
下而易濬若鶴鶴漫者人一尺有五寸南華淹者人一尺
稍高而難鑿若澗北村者人五寸土干村者人七寸凡役
夫二萬五千不啻爲河長一千五百四十餘丈廣爲尺七

十深視廣僅二之一兩岸各屬十尺復構二十六橋於河
上以通阻絕而下流小河亦疏濬之其開毀官民田地一
百八十畝有奇皆公償其值而別坵其稅自始事至訖工
甫匝月而河成水行濬滋衍注舟安于乘梁利于涉遐邇
永賴頌聲載道明年孟秋侯被召促裝有日僚佐吏民相
與語曰漢袁玘令茲邑嘗構長橋以利涉民到于今蒸嘗
之今千數百載之後乃復有令若侯鑿此河以濟民而侯
之姓寔與玘同安可無所表識別異以示不忘於永久乎
因命之曰後素河而屬貳尹相良佐請予請記將鑿之石
立于溪澗而覆以亭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若侯宰宜興

僅暮而庸最夥甚河特其一耳然敏而有方惠而不費民
得以去凶而即吉其功利視一橋不啻過之而謂今人弗
古若豈不誣哉是宜命河以侯姓並垂於無極玆固不得
擅美而專祀矣侯名道字德純吾吉之吉水宦冑今召為
御史所至未可量予素器重之故為之記系以詩曰

宜興巨浸西九是虞舟數傾險群克睢盱人惟厥毒孰
任其辜有偉素侯名良大夫慨民之溺曰咎在予避凶
即吉敢弗究圖相彼西九其南卑汗古鶴鶴淩今久而
淤更抵邑南涓涓一渠中隔十里間有田廬侯試規度
可闢可除乃諗於令僉曰猗與乃咨于民從爾暇居吾

爾稅吾償爾估民曰利我誰不樂趨與議克協乃
丁徒畚鍤雲集以鑿以濬勞勤勸督匪亟匪徐月匝工
訖河水縈紆艤艤方艦浮載于于有梁廿六旁通車輿
遠邇歌頌稔耆交譽曰昔西九民此淪胥今導是河如
履坦途匪侯之惠吾其為魚維侯之澤淪于我膚命以
侯姓允矣不誣有列後緒天子曰俞其召以來俾執
法樞侯去顯矣民思弗渝侯澤在河天壤與俱

宜興縣脩廣濟橋記

徐溥

始吾聞台之太平有賢令曰素君庶平公恕綽有惠政以
憂制去百姓爭乞留之嘗嘆曰使吾宜興得素君者為令

縣其治矣乎後三歲縣以闕令告而君起復居京師適改
選吾縣復嘆曰素君嘗所欲得者今幸得之縣其治矣乎
君既拜

命至則首革一二弊事民有不率教者更痛懲之縣中肅
然已而循衆情立良法日夜切切求所以保護其民惟恐
一毫傷之不數月民皆晏然以安而縣果治予然後益信
君之賢而向之所聞者不妄也君才具甚優凡所設施不
動聲色政事之暇至工役之當興者亦力為之不辭蓋縣
之東關舊有橋名廣濟歲久傾圮過者病之前令率因循
歲月不以為意君獨謂是橋人出入必由不脩將益壞壞

則費益多而功益難成其為民病益甚吾既有百里之寄
事苟有利於民者當力任其勞不可重為後人累也則以
諭民民聞之相與欣然助役凡得白金若干兩計足用乃
以成化二十年正月十一日興工完他日縣父老具其事
來求予為記大畧謂君之利吾民者不能悉書特欲托此
一事俾子孫不忘君子嘉惠耳予素信君之賢及聞是益
為吾人喜執筆以記其成敢辭惟昔子產之治鄭也孔子
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而孟子獨議其以乘輿濟人為惠而
不知為政夫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可謂賢矣孟子所以譏
之者是責備賢者之意也即此而觀亦以見一徒杠輿梁

之未成猶足以爲賢者之累則治民者未可以其小而忽之蓋亦爲政者之一事也夫謂之爲政者務大體而不行乎姑息懷永圖而不恤謗議所謂勞而不怨者也惟其不怨其爲利也久而一時之惠不足言者君既能之其知所以爲政者乎然君不獨爲此若成任鄉有成塘橋山亭鄉有就安橋皆當要路而傾圮與廣濟同亦以次脩而便於民者益多又嘗以民病西溪之險因其南有古渠浚而通之者凡三十餘里民始得避其險其爲利尤不可計此亦工役之可書而皆爲政者之事也因併載之君名道字德純吉水人登成化八年進士第其再爲縣于此仍歲大熟民益愛之故君得成其事而部使者郡守尤察其無私凡欲有爲輒從其請故君又得信於民以行其志更二歲政績卓然爲江南諸縣最吏部方奏請、召還將有不次之擢矣

甘節堂記

吳寬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蓋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爲子而養之於上吾惟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焉吾夫爲父而教之於前吾惟佐之於後焉耳能養者孝能教者慈

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得專也吾能分其美而已吾之
所得專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與順無所用之而獨專夫
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
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興李君恪之卒其配蔣氏方盛
年一時誓欲從君於地下既而自嘆曰死吾志也亦吾職
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托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
托家吾係而死之吾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
何且吾爲李氏一擔夫也以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
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
耳於是養其舅遁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鄉薦第二
將入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
游胄監相好間語及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
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者予復之曰汎汎柏舟在彼
河婦人之所自誓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孝子之所自
傷也子之母之賢無俟予言人其以柏舟之人與之矣而
子固可謂善受教者蓼莪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
之以無忘母氏之賢

義田記

自宋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蓋五百年于此未聞有
倣而行之者彼力之不足者固不能行其可行者亦不能

行焉竊嘆夫仁心之在人未嘗或忘雖犬馬異類猶念之况人爲吾同類乎况人而吾同所出者乎使於其饑寒死亡畧不之恤則其心頑然不仁而忘之久矣是可以爲人乎夫其待乎同所出者如此况望其施於同類之人乎又望其施於異類之犬馬乎然此心人固有之於其饑寒死亡亦有能恤之者特出於耳目之所見聞發於心思之所感觸施於此或不及於彼施於前或不及於後未有置爲贍族之具立爲常行之法期其子孫世守如所謂義田者此則范氏獨能行之其制美而周其惠久而厚其心之仁常存而可行信乎能敏而行之者豈非賢於一世之人哉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常之宜興人也族舊且大自公之祖父嘗顯于仕而世治田業不絕公少時登甲科入翰林已受教於其先漁莊府君有意於義田之舉矣及公居內閣位三公而天下爲已任旦夕裁決庶務鞠躬盡瘁以副

天子仰成之意無暇顧其家蓋至是祿賜益厚終不欲私以自奉也一日其弟時望自宜興至公曰義田其成矣乃相與議之議成俾其叔子元相專理其事既又慮他日之或廢也特奏請于

朝下其事於郡縣有不如規約者得官法治之所以維持

之者甚至元相既謹奉教則復使人來請以文載之惟范氏義田當時有錢公輔爲之記敘事有法後世猶相傳誦寬何人而敢與此固辭不獲乃爲強書之夫田養生之具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惟其可以養生而爲利也人故爭之雖以成周之世虞芮之君不能免此况後世之薄乎蓋其弊皆起於自私爲國者既不井授於是兼併之俗日成親睦之風日息彼彊此界校及寸尺苟不奪於人則已賢矣安望推其所有及於族人不論其親疎不量乎久近自其身以至其子孫槩使其獲濟而無饑寒死亡之憂不尤賢乎夫義之事仁之所寓也仁義之道非夫人不能行也元相在子弟中其才旣足以理此其亦謹其收斂均其散給以無負祖父之美意嗣而掌之者皆得其人雖至百世可也義田若干畝其規約別有錄此不復著

沈氏祠堂記

李應禎

祠堂者古人以爲家廟自一命而上皆有焉所以別貴賤著禮之大以見惟功能者得爲之也至於後世郡縣天下雖設吏與古異而秩品有差禮固伏焉然士大夫能以特室祀其先者世蓋鮮矣此豈其禮之不欲爲哉亦勢也當周之時封建以爲治卿士大夫多出於公族世家是以能代仍其禮而廟得以爲也後世吏材多寒素之士稍脩廉

隅則憂餒不及而官高位大者亦且不敢保其子孫之必
繼是以苟且自恕託諸未暇孝敬之風薄而隆卑之分混
爲此故也蓋仕必累世家必數傳而後可以講禮禮之重
者今世莫若祠堂焉宜興沈氏本出齊太子家今約世望
吳興之大苞里元季避地來居宜興黃瀆遂家焉蓋始至
之祖代州公諱茂治而克惠良吏也其次傳松隱公諱榮
慈而好釋善人也其次又傳戶部公諱彝教而慷慨有爲
達士也惟茲沈氏旣華胃之重百餘年間仕者再出今布
政使君暉方將超躋以至公輔然則事先之禮分得爲而
力可及非在其家而焉在歟今作祠堂者君曦於家爲嗣
孫謹而善謀宜其重諸此也蓋正統甲子沈氏嘗自黃瀆
來徙大潮山下先有祠堂舊矣成化癸巳厄於回祿饗祭
無所君乃以弘治庚戌重建於正寢之西龕主有序邊豆
蕭陳斷自始祖耕樂公諱萬十以始其次則高祖苞溪公
諱慶及曾祖代州公以下也禮備四世尊始無遷古之制
也君慮後之莫知其自乃琢石於我請記余惟古禮之在
今者惟喪制大畧稍存餘皆亡矣至如祭法莫重於建室
然其間得爲與否者一曰分二曰力斯二者不相遭則終
不能爲故余曰非後世之不欲爲禮亦勢也今沈氏以累
世之家而仕有布政使其得爲固矣然今之人其無乎分

守史書屋
與力者亦豈能皆為哉則君之賢抑可知蓋禮莫難於創
創則其後世之賢者可以增拓而中材之人亦得引而及
焉則君之為此豈惟事其先孝亦待其後遠矣江南巨室
庶幾乎古之世族者於常尤多君之家勤而有禮後必其
一也其肇諸斯日乎嗣家之人其知勉矣

周文襄公畫像記

曾望宏

宣德中

朝廷以蘇松常諸郡賦重民貧歲多逋負財用不給求其
人往理之少師楊文貞公首舉越府長史周公恂如以對
於是特超拜工部侍郎受勅往撫其地且令得便宜從

事公至隨事立法務期盡善民始不知譁然騰謗目為周
白地公聞而諭之曰若毋然遲數歲當令若米鋪地矣無
何而民果殷富歲賦及百需皆足官貯餘羨陳陳相因凡
聖賢學廟釋老宮觀通行橋道備澇圩岸一資以繕治而
秋毫無取於民由是三數十年諸郡之民不知有轉輸之
勞徭役之困逋負之苦相與感激或塑像於祠或繪形於
家用致其篤不忘之意是蓋公才識通敏德量弘偉恩澤
深入於民有以致之然上受

宣廟之知下得文貞公為之維持保護故能相與以有成
也裔後

宣廟升遐文貞公物故好事者競攜掖以誣公至奏遣官
勅勘雖其事以無實寢議顧公亦坐此不能行其志矣遂
以工部尚書乞致仕去然其法在東南遵行之則便民紛
更之則徒勞而無益至於今民思慕之不忘而國家追論
功行特謚曰襄有以也望宏忝公鄉人惜生晚不及見然
嘗聞鄉大夫士聞公行事大槩迨今守常郡又得即所見
所聞且近從郡宜興善權寺幸一瞻遺像拜羨之餘
而壞乃礮石鑿之并系司寇彭公質於上而復自贅
將使後之觀者知公尚得此於國於民而公道之
後世不可以泯滅如此

宜興徐氏義塾記

程敏政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徐公世居
常之宜興族甚鉅而收教之法則自其先大夫啓之未成
也公既貴乃撥已田千畝以贍其婚喪服食之費曰義莊
又以爲養之不可以無教也爰置學一區曰義塾歲延有
學者一人爲師凡族之來學者束脩食用咸取給義莊
且條約以 聞

聖天子嘉予之而下有司加維護焉公以義塾者風教所
繫不可無紀屬筆于不佞弗敢辭則述所聞以對曰古君
子之學必自家始而後可推之天下其教有章其施有等

然其學也豈俟他求而後得哉尊吾之德性而輔之問學使智長心成行與言副薰然禮義之域而悖親傲長之風無自生焉於是徵之百聖而合放之四海而準此三代之遺法也秦漢以來去古遠矣學不足于自脩士非出於里選求治之隆安所得乎公歷仕四朝及今青宮凡三任輔導為師臣其所以沃

上心正王度而式是百辟表儀當世者天下誦之矣又本先志捐所有以贍族推教之所始以永淑其後人其心公矣其善之所被廣矣昔文正范公之置義田也百世尚之而義學無所聞何蓋嘗考之當宋盛時學校之在郡邑者

且未有定議况其家耶我

高廟建胡元之陋而建學育才取法殷周

列聖相承講求益備餘百年矣故公得以論道之暇經畫家政而為文正公之所未遑者豈非文運亨嘉之盛亦有所際會而然哉凡為公之子弟族人者誦詩習禮于斯體公之心而服其訓盡其學力之所及處為良士出為貞臣以古君子自勵使安于養之人蹈其身償其家者聞風而慙撫事而悔求自列于義塾不可得其有繫風教豈獨一家之重輕而已義莊事當別有書茲弗贅

蘭雪翁壽藏記

傅瀚

常之宜興大姓沈氏有號蘭雪翁字時曜者郡之知名士也幼讀書有志進取爲世計旣偶弗卒業則以屬之其弟若子俾事事弟若子爰率有立弘治辛亥弟時暘方伯爲之入粟爲郎翁受之感然曰是物將不爲吾林壑累哉已乃營壽藏於所居之右礮密完固望之鬱然其友李大僕貞伯題其外門曰西林真宅其中之構曰全歸俟所其壽曰繭窩翁亦時時偃息其間若將與世踈而茲爲親者縉紳大夫亦多躡之交詠以詩厥婿翰林編脩吳君克溫以告余俾記其事壽藏之壽蓋取諸久遠之義其中古以來未有之至漢趙岐唐司空圖僅一再見岐繪李孔子洋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圖於勝日引客望曠賦詩酌酒以樂且曰吾寧暫遊此中哉茲二人者人皆謂難蓋世方趨利避害汲汲焉彼此相勝以爲能其有談道論德者平居於古人類不多讓至或有所遭雖不必如萬鍾之富鼎鑊之慘然覬覦百出於人不少顧此其人豈可以語脩短之大是則如岐如圖不亦鮮哉雖然岐與圖初皆駁歷仕途起伏者再岐嘗以忤唐珣逃難藏北海孫嵩複壁中後又爲賊邊章所執復遭黨錮圖亦更黃巢之亂脫柳璨之險乃隱不出二公者方其間關展轉于厄難中時欲稍全首領亦出望外其末也乃榮且

壽多者餘九十少亦七十二則於茲作於分亦宜若蘭雪翁異於是翁隱者也仕進之心已息於壯年饒裕之產復增於先世而又優游文翰之場涵泳天倫之樂畧無震驚難悚之虞以謳歌 聖明雍熙之化而乃於望六之年為身後之計心正意適不諱不強此其所為又豈岐與圖所能及哉抑圖所云吾寧暫遊則似真知其不能久生者岐言聚沙為牀布簾單被散髮其上則又似真欲速朽之意胥為過中而翁則以為此百年後所不能免者茲但預為之吾將永吾生以俟焉云爾而於結構之密則久遠之念是亦有在則夫翁蓋達而合義者哉翁之事克溫知之余言克溫深以為然遂書以為記

遊張公洞記

沈周

弘治己未之三月余來宜興客吳君大本所二十一日大本倡曰張洞果老修真處古福地之列吾邦之仙境也必啓君一游余笑曰業已訂之矣於是理舟載酒從泮溪而南歷罨畫溪迤邐四十餘里始舍舟陸行望西南諸山高下層疊叢然莫知所謂洞處詰之樵人指孟山曰此中是已山於群山最下而小計其高不過二十仞心甚異之豈靈區異壤能結乎是哉舟曲徑田塍間三里許乃抵已暮亟由林麓左行折而北二百步路次臨一穴甚深晦其

層有雜樹蔽虧人謂此洞之天窗也轉及山椒則洞口在
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衡亘于上如門楣然入必俯首
上磨小方有刺未暇讀門側置片石揪紋縱橫云爲仙枰
疑是好事者設之自茲從石級下度崎嶇甚疲於老足小
憇傍石下瞰冥冥時嵐風滂勃如水涵於中不可擬步隱
隱惟見石臺耳暝色漸翳迨無所覩乃下山議宿道士張
碧泉林館規以明日補其未足之游夜二鼓雨作簷聲浪
浪悵然謂必敗乃事矣黎明天就霽即蹶起迨行濕莽中
喜劇興熱却掖猛進卅卅焉足若虛躡洳洳焉身若淵墮
愈下而境愈奇及臺而曠俯見天窗者今則仰觀之日光
下映四顧瞭然下多亂石傾亞有崩跌勢洞傳孫氏赤烏
間霹靂所開天窗可想其迹也臺距洞北趾崇丈餘南而
而立則三面環見者皆石壁壁拔地漸高而偃宏展一岩
如鵬翼竊空燾下其中豁豁壁之理上下皆庚庚而橫理
中乳溜萬株色如染靛巨者亾者長者短者縮者銳者截
然而平者萑莢者螺旋者參差不眸一一皆列維儼乎怒
視掀吻廉牙利齒欲噍而未合殊令人悚怖乳末餘膏滴
地積爲石揣數丈長軀離立兀兀色糝青綠可愛西壁下
作大裂斜而行幽而窅內多流石錯互初隨行一小僮誤
由洞口岐而入忽見蹒跚出於罅處衆訝曰何小子佻健

也東壁下一小洞門內有石窪滴水滿中又一洞正南
壁下中極黦黑云通半里許余闖之寒氣泠泠襲人不可
久踰大本則挾僮奴二三輩執燭踉蹌而入覺其挺詣之
無難也非但不能抑不敢以老身試其不測惟盤桓臺下
恣得俯仰之觀嗟乎設者不自知其巧而使游者知之知
也有不能盡其知遊也亦有不易焉者余於宜興二過而
洞尚相昧今於一識迨老始獲之可信境於人間不多設
遊於人生不能幾遭因引酒獨酌心與境融樂與迹超洋
洋焉欲叅造物者遊謂可遺世而長存不知果翁之得果
何如哉移時大本自別洞出仍來俟余歷言其中石床石

丹田之異旁之別洞不可殫記余曰毋多詫我亦有神
子往矣大本請記而系以詩詩曰

仙山不在高靈區設中篝包蒙自太古霹靂始與瀟闔
然不耀地白日已通晝遂褻世人游我及千載後登頓
入地中足與石角闔飛崖臨紫雲旣掀勢還覆仰面欲
成歷山鬼自司救元氣不蒸雨五色變乳溜枝本萬不
齊慕慕簪笋瘦又如人披腹呈此琅玕秀旁扉表雲房
曲密通嵌竇跬步必容炬老膽怯且逗神仙未易求冥
探亦何遘矯手採瑤草和飲千日酌聊度三百年疑與
石同壽

蜀山蘇祠記

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誌稱文忠公與學士之竒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誌又稱愛其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潁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輒廢越七十年郡守晁子健擇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為祠為之居守晁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歸以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巡按御史王君憲暨知府連君盛知縣王君鏞僉議既協鏞躬訪遺址悉為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畝一時好義者爭割田山捐金帛以益之士人吳綸輩鳩材督工國子生王永實相其役經始於辛酉之四月至十二月而成為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為左右二亭一刻公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各四楹廳館庖湑諸室為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為周垣者百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畧稱而偉麗過之既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謝允昂居之歲奉祀焉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為

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湏以顯而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國則遲遲其行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足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之洛隱然動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歸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寄意頽之山名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頽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

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
天也則而况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
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於天下之祭揆諸鄉
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
也則其祠之設固者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
矢焉者也天使又革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
嘗接鄭耶爲蜀舍而朱俊民劉跂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
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田茲鄉而
遂推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
弗稱也請爲託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因用楚語

作迎送神詞其亦橘頌之遺意也夫其辭曰

橘之樹兮如蓬鬱青葱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邦
兮楚風橘之樹兮如蓋采方鮮兮薦甘脆我公兮來歸
荆隄降兮如在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苔植我
樹兮構我亭望游魂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見渺
惆悵兮悠哉 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
兮溪有魚生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調兮
歎歎蜀之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為此兮踟躕
生不為世所容兮沒將恣其所如鑿余井而得泉兮又
安窮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持以薦公兮願以必

駐平公車

宜興縣重建察院記

楊循吉

常鎮蘇松四郡輔京畿居東境上

天子歲命憲臣臨治行事所至激揚屬吏翦豪猾問民疾
苦故無常居居之所在大政輒集故非高顯殊特則不足
以容衆而威下蓋勢然也宜興察院創自

國初洪武中棟宇簡質罔稱嚴重歲久益敝腐欹缺踈有
司憚其難也或外塗飾以緩責然非制好之道弘治癸亥
巡按監察御史柳陽馮公允中奉 命至旣入是邑顧而
咨嗟以爲敝予改爲古之訓也作其容已乃屬邑令王君

銛議之君度財計費官帑有縮濟以勸相而後克從事於
是盡撤故構作廳事增崇之凡四尺深廣加一丈有奇卻
其基又三文有奇中堂燕寢皆次第層列且如法式周垣
既築重門以義立其宏規以及其細廊廡庖福莫不咸秩
後爲虛軒用待逸暇其西室則生吏止焉其墉陰則池亭
設焉蓋及是而居之道爲大備是役也經始於歲之七月
逮十月告成公至自金壇居其中臨蒞有儀防遏克固清
巖遂麗爲諸邑冠浴美之不足爲弭節久之而去他日命
予書其勞于石用示旌勸或曰宜興山邑也凡宜從菲而
已矣是大不然民惟遠也而不能無怠心怠則難牧也是
故聳之以憲府之觀使其民望之而知畏因以守法無煩
於檢約此君所以祇承公命而致力者歟雖然君則能矣
非公啓之功何由成蓋惟不疑而後任人公之明也惟不
私而後能使人君之孚也且

朝廷以賞罰之柄予公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其賢且才
者得而用之且陟之夫何容心哉公登成化甲辰進士居
內臺夙以忠鯁聞至是持法務存大體尤著聲望而王君
亦以甲第任今官民牧之美因敢附書以俟後有考云

重脩福源禪寺記

徐溥

吾之與縣東南四里曰清泉鄉有山曰瑞雲山麓有寺曰

福源寺之建已久其額則宋景定間請于朝者也元
至

國朝蕪廢亦久在景泰間先太子太傅漁隱府君愛其山
水清勝作生壙于茲工既告畢念家居稍遠而茲寺相距
甚邇思有以屬焉乃市材工為重脩之凡殿宇門廡合
數十楹煥然一新蓋自有茲寺以來二百餘年而復興延
僧明琛者來主寺事因為守視域如近代大臣香火院之
制而焚脩諷呪之事不與焉琛復募施集力續有建置以
廣其宇之所未備於是寺之規制視昔為勝越四十餘年
未有記其事者今年春亦念年且老思藉為不朽計特上
京師以請于予予曰噫此先太傅之意也其何敢忘夫子
孫之於祖考祠于家而墓于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
如生事亡如存者其常也其或有勢之所不逮力之所不
加苟可以假借而寄托者無所不用其極孝子慈孫蓋亦
有不得已焉故佛寺道觀於人家墳墓往往有守望詞護
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代有行之者如李贊皇之祀于甘
露王金陵之祀于鍾山皆是也佛之教離家去俗若無意
於親親之道然以無愛為宗其為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
親而及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
為之盡其孝思此實所謂無愛者亦其教之本然而非可

以強之能也惟先太傅以純厚之德清雅之操弗試于世乃徒以所蘊蓄所培植者施于家溉于鄉以蔭于子若孫鄉之人被惠而嚮德者至于今皆思之而不能忘况吾為子孫者哉是兆域所在體魄所寄固愛存懋著之地也又况褒封贈卹金書石刻之所載

聖天子之典章恩命在焉時祀歲奠之外亦安可不朝夕而守護之哉顧蒙先訓幸獲承

朝廷重託不及顧其私公退之餘亦惟南望興悲而已繼自今主其寺者其尚體人心守視惟謹俾樵牧不侵魂魄安妥歷百千年如一日則不惟少慰吾之孝思而於先太傅疇昔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若種福田以資冥利如世俗之所託於彼者則非先太傅之心又豈予之事吾親者哉故書此為記

五湖記

王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

蘇湖常也

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

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

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

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

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

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雲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公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邈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棋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鼇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衝山漫

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
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
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
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屺小屺
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鳥相向者曰
東鴨西鴨中爲三峯稍南大隄小隄與夫椒相對而差小
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
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茹浮曰思
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
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

干山紹山曰曠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
獄也其前爲彌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
杵曰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
長浮癩頭浮駁前浮與鼈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
女媧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截薛王柱稍却金庭其南
爲岐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矚首若逝者石蛇有
若老人立者石公石虵石公石最竒與鼈山龜山南北相
對曰鼈山旁曰小鼈若螺者青浮二鼈之間若隱若見曰
驚藍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歌者曰王
舍浮若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翳

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
碑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東丘會老記

凡歸于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酒鬱而示
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
于鬪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
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希濶之舉而侈談焉
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
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丘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
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丘作堂堂之後有
樓樓之西有閣以爲燕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
敘爵尚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算而不
過醉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真率也獻酬旣備奕者釣
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嘆曰
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
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
而康壽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
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况
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
之樂而已予故爲記之十一人前九江推官萬盛黃州經

所何釗平樂知府李廷芝湖廣布政司參議翁信工部侍郎沈暉宜春知縣楊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使李雲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即用之歸州知州胡璉撫州知府胡孝咸繪像于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瞻焉

小蓬丘記

宜興沈公貳南都冬官卿之政甫三年則曰盍歸乎乃抗疏乞休築室于黃瀆之灣而老焉未幾則又曰盍歸乎乃即大潮之陽而營壽藏焉大潮者其山自銅官芙蓉迤邐而東中起而旁分下爲凰川溫谷之原太湖包山隱然如案而大雷浮水面若印然公行得之乃以亭堂祠宇凡若

重建宜興縣先賢祠記

徐溥

宜興縣舊有鄉先賢祠宋西山真先生記之以爲在山川最勝處寔縣治之西南二里也歲久祠廢獨其文存成化辛卯郡守江西龍侯晉二守山西謝侯廷桂按部茲邑惻然興嘆以崇化導民作部之事也昔賢無依祀典有缺甚非所以崇重先賢勸民爲善之意顧可以省財惜費之末節而不爲乎乃撤縣學旁梓童祠而改作之蓋以文昌之祠非禮之正鄉賢祀社在禮攸宜且權宜措置財不取民民不勞力輸與一新上下胥悅謂宜有記以某鄉人爲宜記者夫諸

先賢或以道德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吾邑之人或
非吾邑之人而死於吾邑者或生死皆非吾邑而嘗
寓吾邑者其顛末備載前記茲不復贅某時以為古
者祀鄉先生於社非特為觀美而已也亦非但為崇
祀典而已也蓋將以風勵後人焉耳是故為吾邑之
人而祀之則思曰吾邑之先人如此其賢吾獨非吾
邑之人乎昔也可為今也獨不可為乎非吾邑之人
死而祀之者則思曰彼非吾邑人也死於吾邑而祀
之耳吾邑之人反不求所以祀之乎生乎皆非吾邑
但寓而祀之者則思曰彼非久於吾邑也但以賢而
吾邑之人重之耳吾亦賢將不為他邑所重乎是三
者皆有勸焉昔者鄭立子洩之廟昔人以為知禮予
獨謂洩果當祀乎不當以厲而祀之也洩果不當祀
乎不當因厲而祀之也其於崇善化民之意安在哉
若龍謝二侯舉所當舉而知所本故樂為之記

東湖新建警樓記

沈暉

宜興之為縣西南據萬山東北距五湖而五湖者即
禹貢所謂震澤雄誇常蘇湖三郡中有七十二峯旁
通諸溪瀆以達于江海波濤浩瀚林壑深密最為盜
賊淵藪自宋元以來濱湖各立水寨以固備禦我

皇明奄有天下百五十餘年海內成平日久兵備漸弛各寨鞠爲荒墟盜賊出沒無禁弘治十五年歲饑浙西鹽徒竊發聚衆千百成群駕舟入湖散登各府縣鄉村科擾甚至劫財傷人燒毀室廬姦污婦女靡所不至而宜興被害尤甚時知縣王侯錕深以爲患既集衆悉力備禦自以賊衆我寡勢不能敵具申本府轉達巡撫

南畿左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操江右副都御史林公俊巡按浙江御史饒公塘巡按直隸御史王公憲陳公熙各下郡縣委官督屬會捕而吾常推官伍侯

文定先率舟師四路追襲未幾獲賊首數十人案問皆伏法餘黨悉散時御史陳公適按宜興猶以爲小捷不足恃乃進鄉老問計咸謂賊去難保不來而官兵不可久駐必募土兵防守方可求保無虞陳公深以爲然即行縣令轉達巡撫巡按諸公會議處分皆報曰依議於是王侯躬訪各寨遺阻及要地立堡二十每堡量募其丁壯多者二百三百人少者百數十人共三千餘人以軍法編之每十夫爲小甲十甲爲一總甲俾大小相維若網之在綱臂之運指又念各人所棲止官爲給價諭富民協助各建棧一座計

十二楹高二丈六尺深廣如之甃以崇墉可爲重門以通出入上啓四窓以便瞭望樓成使常川爲此更番守戍寇至則建旗鳴鼓互相傳報協力隄備勦捕去則各歸務農規制既定伍侯又周歷勸相增益其所未備且爲條約榜示楬間使朝夕觀省恪遵毋怠經今行之五年兵不知勞盜不入境而鄉民安堵樂業得免荼毒之苦者皆二侯之功而諸公用人之得其當也於是合縣士庶德侯保障者相率過予請文刻石以昭永久予家居湖濱固常被唬傷而感德尤深者因不辭而爲之言曰天下之道有陰必有陽有治必有亂有君子必有小人雖唐虞至治之時不能無寇賊姦宄之爲亂况後世乎要在思患而豫防之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書曰有備無患此之謂也昔李德裕守西川建籌邊樓圖山川險易以謹備禦土番不敢犯境范文正鎮延綏豫築城堡樓櫓嚴爲隄備西賊爲之納款今二侯斯舉蓋與李范二公異世而同功宜乎群盜之畏威而遠罪也或者又謂盜本良民一時爲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與其齊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與其懼之以威不若懷之以恩苟能如龔遂之

治渤海以寔之在太立有何盜賊之不可化哉故孔子告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斯固二侯之所素講而優爲者而凡爲政皆所當知也予故歷叙二侯暨諸公之功而復推本於德化者如此伍侯字時泰松滋人由己未進士佐郡公勤讞獄平恕人以比歐陽崇公王侯字子鋒晉江人由丙辰進士蒞政嚴明見義必爲其善政若復東坡祠立演武塲脩行臺廣義阡興學勸農諸事已具西涯太史及楊儀部文

宜興縣增脩義阡記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代元爲華夷主旣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納之仁壽之域復念鰥寡孤獨疾廢之人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特詔天下郡縣各設孤老院以養贍之置義阡以收瘞之築無祀壇以祭享之所以仁恤窮民者至矣但歷歲滋久有司視爲故事養濟之典雖尚舉行而義阡則廢圯甚矣近年以來貧民死亡者葬身無地往往有投諸水火或附寄寺觀甚者暴露中野爲犬鴉之所殘毀殆有不忍言者武進鄉民屠敏者頗知哀憐之乃捐已地量爲收葬

又以力不能遍及具狀言于郡守楊公二和乞脩治義阡
楊公深以爲然即下之屬縣時知宜興縣王君錕方以脩
舉廢墜爲心得郡檄嘆曰此縣官之責也敢不力遂躬訪
各鄉義阡則十已荒廢八九獨城西一區乃周文襄公令
前尹鄒旦所營遺址尚存但地僅六畝叢塚已徧不可復
葬乃出羨財增置至十畝又以地偏西北一隅別置城南
廢地二十六畝爲義阡各斃石爲四大壙凡寺觀寄留槥
槨及田野暴露遺骸悉收葬其中仍爲屋各十楹繚以石
垣共三百丈有竒前闢大門募里民無田宅者居之使司
啓閉而禁樵牧又以地去稅存未免累及地主則歸於諸
鄉之新墾可謂處置得宜澤及存亡矣於是合縣士庶咸
願刻石以紀功德命庠生單昊等述事狀來請予文予惟
天下事無難易顧在人賢否何如耳記曰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之謂也夫義阡之設

國家令典具存且非有高遠難行之事然而郡縣多廢弛
不舉者豈不以守今非其人歟今楊公由癸丑進士歷官
刑部承簡命而來治官事如家事愛百姓由己子下車
甫二暮而仁聲洋溢於遠近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
王君由丙辰進士作縣五載廉慎有爲吏民畏懷憲臣交
章薦之亦豈古卓魯之流者歟固宜協德一心恪恭乃職

庶政翕然脩舉而萬民均安於田里又能以其餘力爲此義舉而澤及枯骨如此此雖仁政之一端然死者旣安生者知勸其於淑人心厚風化豈曰小補之哉皆不可不書也遂爲之記

善權三洞紀遊記

都穆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遊丙辰遂與客汎舟西南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寺在國山東南齊建元中建蓋祝英臺之故宅也門有榜曰龍巖福地行松間數百步泉上有亭翼然曰湧金小憩久之復行上圓通閣左祀唐李司空蟻宋李忠定綱李學士曾伯及我

朝周文襄忱四公皆有惠於寺而司空則義興人也閣之下多唐宋碑刻不暇悉讀后稍右古柏什地如蒼虬欲走不可控攀自是登釋迦文佛殿其規制與今絕異山之僧方策近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遂僻不惟兵燹其歸然獨存宜也相傳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詩米英謝鈞之巳字皆倒書大可徑尺非篆

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來遊見之戲命削射鈞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鄉民恒摹搨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疝入三生堂觀李曾伯書扁右偏石壁刻碧鮮菴三大字即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藏脩於是寺之後亂石離立泉交流其間數十步至小水洞上飛巖突出巉峻可二十仞而大石翼其左右其中有竇形類偃月深莫可測水由是出客投以瓦石輒闐然鳴李司空碑謂微時親見白龍騰出洞中蓋龍穴云水出洞潛行石下百步乃見其一南注經寺之鐘樓一東流至於寺門一自湧金

南下與東流匯至玉帶橋入於溪鄉之人資以灌田其利暮宿策房丁巳寺後東北上山里許經九斗壇昔梁武帝嘗於此禱雨五代時爲道士所據僧爭之至聞於朝遂復爲其有西北循石磴而下至乾洞右崖有刻字曰僊李巖下小洞如甕覘之無所見洞左峭壁百丈一古木葉類榆朴根緣壁下垂附石而出復產枝葉人不知其根也洞門巨石中峙其通明處可容千人上流乳凝結詭狀不一其下石紛錯交互青綠眩目顧接不暇左一石類象特巨背復有石類佛趺坐兩目可辨右巨石與左石相向類獅子張頤若肆齧者行百步即深黑僮子秉炬前導約數十步

有石柱崇幾二尋大六圍光潔如玉唐張承吉詩所謂玉
柱闕靈根是也稍前有鹽堆米堆及仙人丹竈鹽堆米堆
者皆以石色晶瑩取其形似恐炬滅不可久留出乾洞北
下五十步草木蒙翳聞泉聲怒如轟雷衆皆膽掉股慄幾
不能措足又西南下八十步至大水洞上即所謂乾洞仰
視之如石樓然其前湧泉奔赴石上濺沫如銀注入洞中
出小水洞一石卧當泉衝洞空然高敞口石立如臬頗類
乾洞上有懸石欲墮未墮觀者竦懼而石之白而方者高
下井井儼如經畫曰仙人田瀦水尺許冬夏不枯客爭取
以潤目仙人田左下有池圓徑一丈其北壁石如渴獸欲

飲水山經云自此炬可照下消湍急足
不能過牛飲方丈明日遂歸予告以
所謂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雖不能遍歷然往往見之
連聞如三洞者其性偉奇麗乃平生之所未見一
洞天福地予因是又有以感士君子之脩德樹功或
而滅沒無聞不得顯暴后世如三洞者夫豈少哉雖然
奇覽勝以足予之平生則斯遊之士亦已多矣故叙而
之

張公洞記

戊午潘氏旦食飲為張公洞之遊舟途經東溪風逆甚四

十里至湖汶鎮微雨予與不可過乘肩輿冒雨東南行群
山在目蒼翠可挹五里避雨天中官官舊名洞靈觀嘗有
後唐明宗題榜及唐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
傾圮所存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南行至
孟由舍輿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公洞詢道士洞之
得名云唐仙人張果得道之所予嘗覽周處風上記謂漢
張道陵脩仙於此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
洞始於道陵不以果也洞面西北其周五里脣有石相拒
夫許上一石橫亘宛若明闕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
皆飛巖峭壁嵌空邃深駭人心目莫敢端視予足弱附不
小憇盤旋而下又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巖如堂宇
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窓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
吳赤烏中震霆所闢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
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
歸必浣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面可坐百人宋縣令
趙伯津築以息遊者坐飲久之俯瞰冥窅足不能措命童
子秉炬先後扶携而下臺南石刻張公福地五字道書謂
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惟石紛錯欹
者倚者銳而峭者却而後者顛而欲仆者拔而起者橫理
者端莊而拱者偃者夷者將斷而復續者與石乳皆蒼綠

一色傳染不逮又有如笋之植如鳳之騫如獸之怒而走
饑而噬蓋洞之妙至此咸萃而遊者亦多止是洞西壁斜
裂下多亂石其東一穴類洞而小人不敢入正南壁下其
深黑處云可通後洞出洞半里東折觀後洞門石頗隘予
疲極不能入又東南數百步至會仙巖孤峯側立數仞橫
理若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二叟倚石遯形而入因以名巖
其空洞有泉出焉自右而趨潺潺有聲極可聽一斷碑橫
卧草際乃元延祐四年重脩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巖下日
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返

南岳銅棺二山記

已未潘氏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陰翳無往來者所值
惟樵人一二二里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
皓以陽羨山石裂為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為南
岳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瀟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
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
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
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
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蓋其地即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
鄒忠公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
亦留詩山中寺近頗廢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

塞於僧予為之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此其恒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步有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匯而為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厓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圍之力益勁予與隸僕屢仆相顧皆大駭扶携而前七里達僧菴一僧已出童子煮茶供客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菴菴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殆天授歟山高百八十五丈周十五里為一縣之鎮予所歷僅及其半聞山顛池有三足鼈六日龜詢之山人云今不復見唯蜥蜴游其中縣官值旱禱雨輒應與蓋不暇登陟銅棺之說縣志謂漢縣令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遂葬於是今山南巨石高壘若塚狀咸以為玘墓所在殊不經意昔者茲山產銅有司采銅於山如鐵官鹽官之類後之人譌官為棺云姑識之俟博識者

游宜興二洞記

楊一清

予舊聞宜興有張公洞甚竒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洞竒觀相甲乙謝政以來相知多約往游制於蹤跡奪於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既望偶訪舊至丹

陽之七峯歸自沈山至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
新豐鎮獨駐生翀從予廣陵張主佃適至併留舟中予曰
練湖去此不遠盍往諸遂發舟至湖莊日已暮乘輿東下
始語之故兩生甚喜夜二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
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
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
不能度乃覓二小民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遵東
溪抵蜀山南入菴盡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
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於櫺下藉草而坐以
氈為案各飲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

巨室莊園有竹輿一乘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蹣
之岐路多莫知所適白衣三人在前問之乃回導吾輿
我輩正欲往張公洞問其姓名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
薛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燃香前導緣石徑而上
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崖絕壁高數十仞洞門
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俛而下
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聳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
燕相飛擊有聲音恠萬狀若劍盾戈戟相撐拄或若虎豹
蹲伏而拏攫或薨棟崛起如締搆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
下之奇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前行數十步益深

遠險恠予悔不着草履滑不能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奕
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
一官云是巡檢領兵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
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
或乘輿而來終使君知之不虞其即至蓋易小舟時爲岸
人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攜酒有宿焉之志見蹤跡
已露匆匆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王
守溪費鶯湖題識在焉少憩即行抵舟日已暮三人者復
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舟子作棹歌
相和答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密
干楹堂以享祀亭則

累朝之誥勅在焉祠以祀后土門墻之外甃池以瀦水抗
梁以通行東西華表對峙扁曰小蓬丘公之言曰吾聞有
生必有死死必有歸而世多諱之或者不之諱而顧榮焉
若楊王孫劉伯倫之爲又非義之所出也夫卜其宅兆後
人之事也然吾以爲營之于身後孰若治之于生前使吾
及見焉吾且日遊焉息焉耳目習焉庶他日安焉其如歸
也古詩云滿眼蓬蒿共一丘斯時也其有足悲乎而吾獨
安焉若道家所謂蓬丘者故題之云耳予過宜輿則偕予
登焉意若欲予記之者予公之舉可謂近其慮可謂周

且遠矣然吾聞

國家之典凡大臣之終則命官治其塋公法應得之不自有而躬其勞焉曰無爲費天下也語有之生有益於人死無害於人吾於是知公之賢遠矣公名暉字時暘天順庚辰進士歷南京戶禮二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陝西福建廣西江西叅議叅政左右布政使弘治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尋改巡撫湖廣贊理軍務十一年進南京工部右侍郎十三年致仕所至執法奉公興除利害嘗奏罷逋租八十萬平反冤獄甚多爲人清脩端整好學至老不衰書得魯公筆法尤工古選有建安之風

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窺五鼓至縣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舟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生隨予溯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輾軻越起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奇形恠狀天然精巧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鏡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

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礎石
床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
還坐西澗處何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于外山童林
叟咸佇聽焉予飲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
爲大小水洞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
澈自成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
然日將黑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頊月出而行僉謂
下澗無初宵月乃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良久登
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行頗艱二十五日平明至郭不令
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纜而發何君請少
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恐妨縣事強之回二十
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至丁
卯橋莊不宿遂入城蓋往返凡七日而奇觀盡得平生勝
遊無逾於此遂書以記之

善行洞重營佛殿記

邵天和

善行洞佛殿久廢而重營者爭空和尚也洞在南山之陽
暹縣西南二十餘里層岡峻峯陡壁崎嶇磴道荆棘紛披
千岩萬壑間煙雲風雨變態倏忽茂林深樹或斷或續若
有屈伸倚伏之勢每每夕景易昏狼虎競噬故其人跡罕
至而土木工力尤難傳聞西漢時南嶽有伏虎禪師之子

善行尊者隱洞中脩養道真後果道成而善行著遂以名洞焉

國朝宣德初開山師廣濟者嘗因舊而新之歲久頽廢殆盡四方行僧至者不堪棲寄武進縣延政鄉張伏之子結自幼持齋好事佛一日不告妻子棄而之杭登壇受戒回叅姑蘇普福禪寺天然和尚天然樂得其傳命爲淨空淨空雲遊至宜興遇城南施水菴僧員澤詢南山可脩禪之所員澤具以洞告淨空悅之即與偕抵洞淨空身披袈裟手持法尺髮不披剃頭陀鬢然髭鬚爽朗形如孤鶴終歲絕粒休糧惟糠粃數斗而已會道友吳天岡等二十餘人

見其持志不變將終於洞中因請營殿事淨空慨然下山勸募得銀二百餘兩以充材木礪鍛百工之直經始之初積群需於南門宋仁家工作旣成糾力入山豎立則正德丙子二月九日也佛殿前軒各三楹東齋堂二西袁公堂二厨房浴室各一佛像三十三尊環洞諸山統曰荆南東漢袁公玘爲陽羨長沒有神異天降銅棺葬之山因以名其峯最高每水旱禱其上即應洞菴舊名天然左有水池如覆蓋狀無雲而滴右有旱洞在絕頂衆工趨事之難奚翅千倍而此工之成特易可書也淨空矢心好道不圖妻子之奉捨身勸募力不匱而歲月不靡可書也蘇常諸邑

饑饉頻仍宜興獨甚而此功適成民不爲病又邑二尹李君聯璧親率其衆愆憊慰勞可書也予非樂於浮屠以淨空之可進而不可麾兼三可書遂書以記之

宜興縣脩學記

吳仕

嘉靖丁亥我丁侯謹以進士來蒞吾邑體國保民日惟不逮暇則詣學宮召諸生於前敷宣我

聖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提耳命面以諭之於道者無曠時日間歷學宮內外閱夫妥靈棲士之區于其敝陋補葺以時而俎豆絃誦雍雍秩厝止咸宜惟時泮池荒隘弗理雜潢潦其中侯視之以爲大弗稱古泮水之制乃更而北

數步許甃整如式構一石梁跨其上繚以石欄若干尺而池亦淵然澄澈異於常泮池之前有隙地若干畝購得之代榛莽之翳於前者撤其敗垣而更築之而銅棺諸山縈青繚碧若揖而前舊有綽楔當門之中曰科第乃與櫺星門俱移而南左曰儲賢亦移而南一文許右曰狀元爲宋余中立已頽圯弗存乃命工補造與儲賢對峙而衢路亨達雖高車駟馬並馳弗礙而行者爲之改觀至是諸生德侯不已乃請其師掌教祈君鳳毛訓導任君鰲朱君鵬屬記于予予謝不敏者再不獲予竊惟聖人之道其大載諸經其詳具於諸儒之傳而作興督率之方則有我

聖朝之規制與憲臣之條教在予無容喙矣獨丁侯興造之意有可以喻學者夫其鑿池也易汚而潔其除道也以隘為廣反觀於心虛靈廣大其固然也而蔽於己私則昧狃於故常之見則隘而不弘有能滌之除之亦若池之淵然潔清道路之豁然亨達者亦在夫人之自為耳是固我丁侯今日意也諸君子亦嘗因是而有感否乎苟徒驚志紛華而惟末流之是徇滯心偏曲不思大道之日離豈惟不當我賢侯興作之意寧不重為陂池道路之羞也哉先是尊經閣為何君棟建明倫堂為劉君一申建殿廡齋舍為韓君以巡按馬公青贖金修而其缺而克完敝而更新

皆我丁侯力其功視作者倍焉是役也始於侯至之明年某日至次年某月某日而告成焉力取於夫役之餘直出於公家之羨而民不告勞官不知費具可以為後之興作者式書焉若侯之他政約已以裕民劬躬以奉國則固銘於編戶之心而碑於行路之口矣曷贅為

宜興縣學田記

吾聞天下之物悉具乎人之一身而人之一身之微是繫乎天下之物之衆乎夫物於我乎繫者則亦於我乎資焉理之常也是故有我資於物者我蓋由之以生若養生送死之需是已有物資於我者物非我無以生若仰事俯育

之累是已我資乎物而物不足以濟我之用則我為之窘
物資於我而我不足以應人之求則物為之困然欲足夫
人已之欲而免夫困乏之患者夫人皆難之而士為甚蓋
心無並用藝不可以兩能故古之貨殖之徒未聞以道德
名世而豪傑之士往往困於不得其所資以興亦其勢然
耳今天下之士賴我

國家之制以教而資之者亦既隆且備矣然民用無涯制
則有限以有限應無涯吾未見其濟者况於鎮廩之所未
逮恩意之尚遺焉者尤多乎異端之教行乎中國琳宮梵
宇遍天下而膏田腴土連阡陌而莫之禁而吾儒者之徒

獨無所資以學焉謂非盛時之缺典亦良有司之責矣乃
嘉靖壬辰春餘姚管侯以郡憲來攝吾邑搜奸剔逋百廢
為舉間視學官督諸生以學而又捐俸贖金以兩計者六
十買田以畝計者亦如之歲將取其租入以資夫諸生之
貧不自贍者蓋亦古之恒產之遺意而亦我

國家之所欲為而未逮者於是諸生咸德之懼其事之久
而或湮也乃相率以告于教諭祁君索予為之記予惟侯
之設田以惠士者以資之於學也非直使之自有餘而已
而士之自為田也蓋知所從事以報稱矣乎是在吾之察
之而已何者其在心也有體焉體也者以言乎其具也而

或習氣勝之乎若蕭稂之我侵也吾從而察之而去之以
規乎其全其在性也有分焉分也者以言乎其受也而或
知見鑿之乎若螟螣之我傷也吾從而察之而弭之以反
乎其始其感而爲情則謂之端端也者以言乎其著也而
或壅於所未推也吾從而察之而推之以無覆於無外其
措而爲事也則謂之功功也者以言乎其成也而或畫於
所未至也吾從而察之而至之以馴致於無疆大如是而
後士之業爲益廣大如是而後侯之施爲有光侯也爲昔
人所未有以益士士也則吾身所自有以報侯其施其受
兩得之矣苟惟假是田以爲有利其田之入以自肥而於
吾之所自有者顧漫焉而不之省豈惟虛侯之施抑亦滋
士之耻也哉侯諱見起家進士爲常州推官其攝吾邑也
塗歌里詠政化若神茲固其首施而波及者予書之以勗
多士因以告後之嗣侯者庶幾體侯之意於不替持之以
有終云祁君諱鳳毛四川人教有成績可書蓋亦贊侯之
美者也書之

義莊記

胡憲言

事有涉於彝倫關於風教者必銘鼎彝勒金石以侈其美
所以昭示天下後世使知趨向也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故族屬雖有期功袒免親疎之殺然以祖宗視之

則本支百世均爲子孫固無親疎也三代盛時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群居類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戚之愛然患難相恤死喪相助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厚且篤也及乎後世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凌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先王良法美意至是蕩無存矣吾邑謙齋徐先生以殿最發軔仕至三公存心近古深惡世俗不以根本爲重視同姓如路人不相顧恤其先公內翰封君嘗欲做范希文義田爲睦族法未就而卒遂遵其遺訓置田若干頃構屋若干楹於東溪之澚名爲義莊歲儲所入量視族人所乏而周之嫁娶者有助疾病者有資守節者加厚焉尊卑喪葬踴有厚薄之差科貢聽選贖有輕重之別遴選幹局明彊者司其出納之數又闢塾延師教育子姓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各隨其材質脩譜牒以明其本時燕會以維其心歲有贏餘增益其產頒列條約品式備具睦族之法可謂得其道矣文正公之盛事不圖復見於今日也愚切以爲天下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居今之世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歲

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不遺其親而根本之義明天下幾何而不治乎先生相天下民具爾瞻其睦族之法固不止于一家而將及乎天下也觀其疏其事於

朝可以識其意矣夫繼父之志而成其事者孝也彰君之賜而爲義舉者忠也贍給族人而周其惠者仁也一事而三美具在是不可以無傳其他豐功偉烈采之太史固非晚學敢僭及者姑記義莊一事以勵俗云

雨中遊善權山洞記

顧雲龍

夫山水者天地之委形也晴晦者陰陽之令候也景物融朗則借朋以遨遊風雨晦冥則獨居而閉戶中人以下者之恒情也若夫披寒飈以策杖沾澍雨而携壺覽眺則冠履盡濡攀躋則筋力爲憊如斯遊者得之古人而已義興古邑夙稱山水之佳堵氏二難雅抱蕙蘭之質余也游學斯方獲聆清論乃謂善權古洞勝異尤鍾爰駕龍船相邀往眺余亦忻然樂從浩然就道自朝徂夕驚煙雨之霏微詰曉占雲惜沈翳之未霽言旋則何所聞而來久駐則何所見而待業已爲之興何能興於是披笠乘輿張蓋坐馬指山門以遙入松蘿蔭數里之長壑方丈而裴徊殿刹鞏

百年之固乃憑高衲導引僊區難足不寧武而直欲窮探
矣語所見則澄淵得雨益泉響之潺湲石室凝煙覺崑阿
之窈窕仰瞻玉乳圓若琢成俯憇芝田夷如犁就丹竈秘
不寒之永平崖題多士之名轉入則轉竒輒見則輒羨時
惟九月寒若三冬相與開樽共成跌坐衣履濕則析薪以
就燥筋力憊則屏息以怡神舉燭而明生陰間石燕驚飛
狂歌而聲統嶺坑山靈駭情漫因酒力務入幽深載陟岑
崖益勞牽挽遠瞻雲對荒涼淑女之糝臺近眺危岡岬峽
梁王之郊墳前提後擁僮僕忘疲遐覽冥搜余亦不復知
倦也廼知興由人作雖天且弗違境界異靈則人斯心醉

苟須晴爽曷稱清狂未若斯遊邈矣獨勝較之桃李之芳
園陽春佳麗蘭亭之勝會風日宣和彼亦常耳曷足多哉
抑斯風雨余竊有疑豈山靈欲俗駕之湍迴亦抑淨氛埃
以清道是未可知也時既周遊天亦就暝於是再宴山堂
翩翩返棹堵子曰是遊樂矣能無言乎余也不斐爲諸倡

宜興縣知縣題名記

方逢時

洪惟我

國家稽古建官上而公卿大夫下而百職事尊卑有等貴
賤有差內外相資體統不紊凡以爲民也然位高者其情
寒遠者其澤窮故施政布惠與民最親且切者唯令爲

然蓋令者位卑責重百司之務咸與焉位卑則勢或有所不
及責重則不可以易舉百務咸與則其才或有所不周叢
脞瑣屑艱於厥職者亦唯令爲然故曰生民休戚在守與
令又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噫其可以易而爲之哉宜興
爲毘陵僻邑風氣敦朴民物質野錢穀訟獄寔繁且劇其
治之也爲尤難嘉靖壬寅余來承乏於茲濫武諸君子之
後仰其人師其政事而勸戒之心生焉久之且懼其名自
我而沒之也爰於庶務之暇遡而求之百八十年間得卜
公原善以下三十又九人著其姓字攷其里爵次其任之
後先始於

國初重時制也畧於丞簿政不在也信者書之疑者缺之
示可徵也旣成乃命工鐫之石以垂不朽而繆敘其言於
石之端如此夫是石之立也所書者名而已若夫所謂忠
詐直曲之戒如古之人所云者則民之輿論遺思昭昭在
也余曷敢知亦奚敢於詳雖然循名而責實因人而反已
顧同志者知之意而已慎無以其名而忽之其庶幾乎

重修宜興縣學記

唐順之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
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
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

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笙篳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
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歛擊歛詠之聲盤辟綴兆其
文郁如歛擊歌詠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血氣之所暢
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
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
自以爲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寒恭愿至
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眇而無有乎粗疎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至於鞮譯象寄之語言
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皆能貫
而通之而無有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

得不至於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教弟子之
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誦久擊柝而聚
之而校之文口吻利於蠹編之諷記而思慮蔽於游詞之
剗綴夫士者之爲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
人情之所樂乎而况聲利之燄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
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
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恠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
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
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
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于洙泗之濱而無

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于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學校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修其修之也經始於署縣事通判泌陽焦君希程繼之于知縣嘉魚方君逢時其費出於贖金之餘前後凡若干兩又以其餘材立名宦鄉賢兩祠于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儋訓導陳君賢傅胡君顥率其學之子弟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形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于今其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于約而不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徒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輟故其俗罕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于其間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于去其

學也哉始來請記者陳君賢傳既去而訓導邢君祐代宜得書

荆溪外紀卷之十七

荆溪外紀卷之十八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奏議

加平西將軍周處策謚議

賀循 晉人

議曰處履德清方寸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
察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
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請自出俸錢收贖常州義興縣廢善權寺重建立

本寺事奏

李蟻 唐人

臣竊見前件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山
上有九斗壇頗謂靈異每准赦令祭名山大川即差官
致奠凡有水旱祈禱無不響應寺內有洞府三所號爲
乾洞者石室通明處可坐五百餘人稍暗處執炬以入
不知深淺其中石有鳥獸之形及鹽堆米堆惟異之狀
極多洞門直下便臨大水洞潺湲宛轉湍瀨寔繁於山
腹內漫流入小水洞小水洞亦是一石室室內水泉無
底大旱不竭洞門對齋堂厨庫似非人境洞內常有雲
氣昇騰云是龍神所居之處臣大和中也在此習業親見
白龍於洞中騰出巨爲雷雨寺前良田極多皆是此水
灌溉時旱水小百姓將水車於洞中車水車聲繞發兩
即旋降會昌中毀廢寺宇之後爲一河陰院官鍾離簡
之所買宣宗却許脩崇佛寺簡之便於寺內所居堂前
造一逆脩墳巨絕百姓收贖建立之路其塋繞成忽見
一大赤蛇長數丈據於墳前簡之驚悸成疾遂卒於此
子息亦固恠寺前良田竟葬簡之於其間萬古靈跡今
成塋域鄉村痛憤不敢申論往來驚嗟無不嘆息况簡
之男姪家業見居揚州海陵縣松楸亦元在彼處只以
固護廢寺田產一二兒姪在此今伏遇

陛下至明至聖凡是隆典已皆舉明今巨古跡靈境恐遊

詭喧譁居人褻瀆盼嚮無依神祇失所尚令官中收贖
復置寺宇豈有此靈異古跡兼是名山大川之數今爲
墓田理交不可臣懷此寃憤僅三十年儻不遇

陛下睿思通幽聖慮徹古特降

勅命盡許却收即難特有論請齊朝梵宇永爲丘墟神仙
窟宅終被蕪穢臣今請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訪名
僧主持教化同力却造成善權寺其連寺田產收贖之
後並却舍入寺家永充供養伏乞

聖慈勅下常州差官檢勘簡之男姪等移掾視歸海陵
其寺地及林木庄田等並重出公驗交付臣勾當軍將
待揀定僧徒後施入常住其收贖價錢亦請便交付簡
之男姪等其寺仍請准近

勅格度僧住持靈泉勝境因

陛下重遂掃灑洞府仙官因

陛下再獲依據佛刹重興於舊地鍾磬復聞於故山臣旣
沐玄澤獲畢素願臣無任踴躍抃荷屏營之至謹錄奏
聞伏聽

勅旨

咸通八年六月十五日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李蟪狀奏中書門下

牒奉

勅李贛自出俸錢收贖靈跡已有近 勅難阻深誠宜依
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
勅故牒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

水利奏狀

蘇軾 宋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
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
以人力疏治是大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
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淫
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

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
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
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潴為太
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
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
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
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
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
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
尺餘况數十里 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

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痛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硤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旣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之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進上伏望

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鏐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彊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常州居住表

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

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 收錄量移近
郡再生之 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
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
已至揚州而費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產業可
以爲生犬馬之憂飢寒爲急竊謂

朝廷至仁旣以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
常州宜與縣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
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聽候
指揮干犯

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 戰恐之至謹錄奉 聞伏候

勅旨

又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
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
甚而歸於欲其生人王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
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
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益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
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
親聞

德音似蒙

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
誅雖

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
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

恩量移汝州伏讀 訓辭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
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
豈敢復以遲暮爲勤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
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
重病一子喪亡今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
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

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下干作求於衆人不
若歸命將誠控告於 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
粗給餽粥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深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
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
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 朝廷降

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棊令追捕凶黨致獲謀反
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
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

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于天又無助于
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
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
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
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
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
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一作朝廷而犬馬蓋唯猶有求於君

父一作陛下敢祈

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

朝旨干冒

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到常州謝表

臣軾言先蒙 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累難
磨未經洗濯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祗荷寵靈惟深感涕
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
投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

上帝之眷命述脩

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
聖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
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

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天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

自甘泉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

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伏念臣猥以凡才
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
忘形於田野沂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湖豈謂此生得從
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
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
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剝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
任

李學士奏狀

李魯伯

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曾伯
狀照對曾伯昨準 御筆除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兼京湖制置大使特與執政恩數又準

勅特賜同進士出身即已遙謝祇拜訖從條合得守墳寺
額已蒙省部給到公據外今踏逐到常州宜興縣管下
善權山廣教禪院改以報忠寺爲額永充本家功德墳
寺從本家選請有道行人住持仍不隸僧正司其間像
設動使什物等並係報忠寺尚住管紹所有本寺碇基
簿書並作本家報忠寺置立仍許本家增置產業添作
常住除納夏秋二稅外合免州縣等處科敷支移折變

及尸役徭借亦不許公私妄作名色貼占在寺居止及
時暫安泊并寄攢棺槨如見有寄攢者仰日下起移前
去其寺內空閒地畝不許外人攢葬侵占及不許於近
寺去處焚化棺槨并房族親戚不係本位直下子孫並
不許干預常住錢穀在內止宿亦不得妄有需索搔擾
今繳元給公據在案欲乞 朝廷降 勅牒及劄下常
州并本家照會仍令本州出給板榜付本寺釘掛約束
施行如有未盡事從本家續次陳乞施行伏候指揮
牒奉

勅宜賜報忠寺爲額牒 至準 勅故牒

乞晉周孝侯廟額奏

無名氏

兩浙運司奏據常州申宜興縣城東南有周將軍孝侯廟侯蓋晉平西將軍周處實陽羨人忠義勇烈超冠一時其折節除害見危致命與夫執德不回之實載在晉史揭於廟碑垂七百平昭然可考其間陰功異跡庇護甚厚雖祈禳疾癘請禱雨暘威靈感格應若影響宣和間方臘嘯聚其徒傅辛欲侵邑境即見金甲神人擁兵而出口我平西將軍也臯遂神馳魄散狼狽竄伏就擒于郡城昨者虜寇猖獗獍所至殘破毘陵諸邑唯此地獨保無虞潰兵叛將如張琪等睥睨亦久或壓境而不敢

入或入境而不敢肆悉謂嘗見將軍衣甲冑執戈矛旌旄亘天震聳營壘衆皆投戈屈膝之不暇靈感狀跡類非一事父老相傳咸有證驗乞賜廟額本司尋委簽

書鎮江軍節度判官朱亮功躬親前去宜興詢定上項靈應事跡據朱亮功狀覆實得委實祈禱必應陰靈威烈保明詣實本司再委本司催從糴買官李澗躬親前去宜興縣覆行按實據李澗申詢究得委實祈禱無不感格有功於民保明詣實本司保明詣實擬合奏請廟額行宮禮部狀準都省批送前事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狀來兩浙運司保奏到常州府宜興

宇部書屋
縣周將軍孝侯廟祈禱威靈感格乞賜廟額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勅宜賜英烈廟為額

乞恩請命保守義田奏

徐溥 國朝

臣世居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本族計若干房耕讀之外
無他藝業生息日益貲產日分或至嫁娶失時葬祭愆
禮世復一世尤未可知是雖服有遠近皆祖宗一體之
分休戚所關自有不能已者先臣琳每與臣言及此輒
慨然興歎蓋嘗脩祠堂以合族增墓田以供祭顧於周
卹之道尚有未備用是欲倣宋臣范仲淹義田故事量
撥地畝贍給族人以臣有職于朝特屬臣弟濟經營其
事不幸臣父既沒弟亦早亡因循至今未獲就緒今臣
累蒙

先帝

皇上簡任以至今官祿賜所入實有餘裕臣仰思

聖恩追念先訓勉終前議以酬夙懷乃於前年令臣男元
相撥地若干畝置為義田歲收租稅除辦納常賦外另
為掌管遇有本族婚喪諸費量數分給且斟酌范氏舊
規立為條約期於世守不墜使徐氏子孫永永霑沐
恩澤講畫三載始克有成臣竊以區區之計幸而少遂

者實惟

皇上優渥之賜不然則臣身臣家僅能自給奚暇及人况臣才德遠愧仲淹而遭際寵盛乃獨過之臣雖至愚寧不知感故凡政涉彝倫事關風俗者皆悉心畢力以贊

皇上德睦九族仁覆天下之治而况私親近族分之所當盡力之所能及者哉但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易廢雖田畝已定家規已行然條約不關於部曹數目不籍於郡邑誠恐他日戶係或視爲度外則隣有侵而莫知或認爲分內則族有訟而莫止分者肆強取之姦主者滋吞出之弊勢有必然所宜豫處是以昧死上聞另將所置義田頃畝數目冊子二本并條約一紙告送戶部伏望

皇上鑒臣衷情乞

勅該部將臣冊子用印鈐記一本發臣本管府縣當官存照一本并條約給與臣家收執永爲遵守待造黃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數內以便關領由帖辦納稅糧若他人侵占即與斷理或本族子孫妄欲爭分及各項違沮條約情弊即與禁治庶幾家法之存永賴國法而祖宗九泉之慰子孫百世之休

其所請本部將其所置義田項畝冊子并所定條約通行印記令公私存照仍立徐義莊戶管其後有他人圖賴侵占者即與斷理本族爭分沮壞者即行禁治俱下本管有司以官法從事仍令府縣正官親詣莊處所集其族人奉宣德意嚴加戒諭俾其永遠遵守勿得違越庶爲有益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該學士解縉陳言凡天下之世臣義族皆當旌之復之以爲民表率

太祖高皇帝特嘉其議今本官族內既有正戶以供差賦義莊之戶係是別設合無依倣前議除辦納正糧外其餘差役悉與優免使其子孫得專奉祭祀悉力贍給以

倡率風俗永延恩澤尤足以見朝廷惇尚教化優禮大臣之義其於治道亦非小補但恩典出自朝廷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乞恩請

命保守義田及奉

欽依戶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置義田以贍族深有補於風化便行下本管有司着嚴爲防護俾其子孫永遠遵守其義莊戶內差役仍與蠲免

減賦奏

丁謹

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知縣臣丁謹等謹

奏為開闢荒田以給貧民事臣謹仰蒙

聖恩叨授茲職自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以來夙
興戰兢圖惟補報切見本府屬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
前代稅糧額設每畝實徵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
進宜興先歸

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

天命征勦苦戰十年大軍乏食至丁未年權於武進宜興
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併作一年起

科遂徵一斗七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府知府趙
良貴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則併舊
額及預借之數槩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年間巡撫尚
書周忱特憐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六萬四千兩每兩
折米四石官布八萬疋每疋折米一石儘派二縣歲遠
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
官布八萬疋亦為松江嘉定二處分去三萬疋是二縣
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重之苦其來如此又
况本縣地方西南連長興廣德山隴山水時發衝成澗
壑東北接沙子湖太湖水鄉湖水時漲沒為沙渚加以

災傷疊遇田漸拋荒三分有一地利尋縮正稅仍舊民不能堪逃亡日甚見此民病罔不痛心臣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詔書內一欵各處荒白田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由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免其差役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及奉

詔書內一欵板荒積荒地荒地遺下稅糧派民陪納所在官司須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軍民竈匠儘力墾種照數出與田帖永遠管業量免稅糧三年欽此欽遵

臣隨出榜諭凡荒田園分責令里老排年詳開某戶下田若干及田主之存否荒蕪之情由據實呈報臣即隨地踏勘每園委公直一人往來勸課凡願開墾除力能自爲之家其餘無力俱於導河夫銀項下計費量支其不能自具農器者給以農器其乏米糧者許里排保結於濟農倉內多寡給與仍限秋成照數輸倉成工之後
遵承

詔書仍免糧役三年每戶給帖以照且刻石縣門逐一開名俾世業其田備由於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叅申盡心民事新政可

嘉除另行外俱依擬行工完具數造冊回報臣益加招諭隨據成任等鄉二十四等都民史倫李旦等陸續願告開墾臣隨踏勘明白估計工力督責以底成功通計給過銀二千三百二十六兩四分鈔鋤六百六十九把米六百六十九石九斗開過荒田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七畝算過埂墪三萬四千六百一十八丈六尺高阜去處開過半荒田五千四百六十七畝除洪水衝成澗壑不堪耕種外猶有可開墾而無人承佃者甚多仍出榜曉諭若有所在軍民人等願復業開墾者一體照例施行切惟

聖朝材賦盡出東南而宜興實東南之鉅邑人民寥落如此田地荒廢如此不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

皇上恩詔下頒卹民以及於力本仁哉

皇心民皆感激協力開墾故本縣久荒之地多成可耕之業信乎

皇上感民之誠萬民應上之速也臣顧目前之利雖已興日後之弊尤當究誠恐墾闢之田糧積年之久不能常如初賦之輕豪強之人戶見利之興不免妄起紛爭之訟又况各戶舊積拋荒之逋既遺里甲代輸之患今援三年免稅之例應減里甲代輸之艱於本年四月二十

九日備將前項緣由并工完數目造冊申蒙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劉景宇批開叅申閱冊處免有方防弊遠圖
卹民至計具見初政之善但事于稅額必須
請奪仰縣徑自具

奏施行此繳臣遵行

奏請伏乞

皇上勅令戶部詳加議處將前項所招之民各開之田轉
行撫按着落有司刻石註名俾永執業業既有主不聽
豪強之爭如或有爭治以強占之罪所免三年之賦暨
衝成澗壑之田悉作輕費或將本縣餘米或將差徭剩

編等項官錢查支包補及思金花銀兩濶白綿布輕費

原係

奏請以給宜興武進者亦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銀兩
每兩照舊折米四石官布為松江嘉定分去者照舊復
還儘宜興武進仍將年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
減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如此則本縣失業之田
變為成業之田重輸之賦均為薄輸之賦民食日充國
賦易足臣與萬民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

荆溪外紀卷之十八

荆溪外紀卷之十九

書

與禪師某書

蘇軾 宋人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軾雖已買田陽羨然亦未足伏臘禪師前所言下備鄰莊
果如何託得之而議試為經度之及景純家田亦為議過
已面白得之此不詳之也冗事時瀆高懷想不深罪也

與宜興洞知觀五札

孫觀

某啓上塚之後未果馳見晨起伏惟安穩來日欲携家一

觀洞府之勝納錢煩指揮具蔬食因得少款煩免督怒幸甚

比蒙臨存大慰竦企雨餘體力何如其後月有葬送之後欲從公借兩肩輿入山如蒙輒遣併乞四夫十六日同至侵曉事竟即令負之以歸不至差牙也鄙事作煩惶恐小舟次溪橋勞冗未果馳見雨餘伏惟清勝向聞李君美曾作一車輦致神像今恐尚存欲一假運數段石板至龍山幸恕僭易也靈一師同此致懇

適勤童騎殊慰望思晚寒伏惟體力康寧某以塚舍泥塗未就欲從公借兩烏犍營作蒙假遣仍乞兩夫護其來青

白飯不敢畧也扣免惶恐

故滿前未果踵見即日體力勝否嘗面扣乞土數十擔作塗墍之用冀如約也適已解舟留一紙致懇不須示答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尚安枳棘之棲進服邇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蓋紆畫繡以跡三接之榮更爲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爲欣頌莫喻名言

吳中水利書

單鐔

切觀三州之水爲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

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出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

參究其詳以鑿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䟽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

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鑿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鰲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壅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䟽導者苗卒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

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䟽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菴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爲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洩滬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汙澱芟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芟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芟蘆生矣芟蘆生則水道

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邪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急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銜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銜開芟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又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

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一牌一作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碶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

北下江中途宮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
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致
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
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
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
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鄂鄙
策柰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披
邦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爲沮水之患涇函不通
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
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刀水衝
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
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
聞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
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
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
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
難以耕植今河上爲斗門河下築隄防以管水入江百姓
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
縣西有夾亭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瀟湖
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

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滬湖泄滬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滬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梏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乞請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湮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隄

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鱉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邪嘗得唐埋名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今之水不泄如故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鍔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䟽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口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邪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

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開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

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交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卧門石砌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苦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郊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

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卧門利便制之不
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
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
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
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鐫又
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
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
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邪堰塞湍流其
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
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是有狀准本縣官吏

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
名大吳瀆泄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
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瀆
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
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鑿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
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
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
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
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
導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
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
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
十四處之斗門築隄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
最爲先務也然鑿觀合開三州諸瀆溝不必全藉官錢蓋
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
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
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
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
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
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

下港葦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汝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文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湏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邪鑄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壅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埋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方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

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邪鑿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滴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滴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邪鑿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滴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滴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邪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與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鑿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

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鏐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旣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固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鏐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黃涇昔范仲

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黃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鏐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鏐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宇地書屋
荆溪外紀書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蠟江通青龍鎮又開
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于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
水入江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
塘湖涵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夾亭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芾七鴉福山梅里諸浦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門蠡河

一次根究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又

伍堰水利昔錢公輔爲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五堰
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鑄知三州之水利而
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
利害與鑄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
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
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
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

搜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解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湖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通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洄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脩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柰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鐸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皆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邪北之未復十頃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